



2018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Beijing Inter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2018

背景文件

危机联动系统

议题：中东局势

青年责任
共同命运

Youth Responsibility
F  R
A Shared Future

目录

欢迎辞	4
一、危机联动体系介绍	5
(一) 席位列表	5
1. 会议平台席位列表	5
2. 非会议平台席位列表	5
(二) 危机联动体系简介	6
(三) 基础会议信息	7
(四) 会议参与方式介绍	7
二、背景文件体系介绍	9
(一) 阅读指南	9
三、中东概况	10
(一) 中东基本信息	10
1. 地理位置	10
2. 气候与水资源	10
3. 能源	10
(二) 中东社会信息	11
1. 主要国家	11
2. 科技与市场概况	11
3. 民族概况	12
4. 宗教概况	13
四、巴以问题	14
(一) 概况	14
(二) 历史沿革	14
1. 古代巴勒斯坦	14
2. 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建国	14
3. 中东战争与阿以和谈	15
4. 曲折的巴以和平进程	16
(三) 巴以问题中的主要矛盾	17
1.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17

2. 巴勒斯坦地区水资源问题	18
3.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	18
4.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	19
五、叙利亚问题	20
(一) 叙利亚的国际环境	20
(二) 叙利亚战争概况	20
(三) 叙利亚境内主要政治军事力量简介	22
(四) 叙利亚和平进程	23
(五) 叙利亚境内恐怖主义问题	24
六、也门问题	26
(一) 也门概况	26
(二) 事件经过及分析	26
(三) 哈迪政权、萨利赫与胡塞武装	27
(四) 人道主义援助	28
七、卡塔尔断交问题	30
(一) 事件发展	30
(二) 产生背景	31
(三) 对周边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影响	31
相关阅读	33

欢迎辞

亲爱的各位代表：

你们好！

欢迎参加 2018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危机联动委员会！

作为最早将模拟联合国这项活动引入中国的高校，外交学院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始终坚持不懈地完善和创新模拟联合国的会议模式，为代表提供更好的参会体验，危机联动委员会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最早将这种会议模式引入了中国。危机联动委员会最早出现在耶鲁大学的模拟联合国会议之中，代表们扮演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利用自己的能力与创意，在决策的第一线积极面对彼时的机遇与挑战，体验国际关系的魅力。自从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开设危机联动委员会以来，我们一直希望构建出一个富有使命感、代入感和真实感的会议。我们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完善会议设计框架与议事规则，赋予参会代表较高自由度，令其感受到区别于常规委员会的会议体验，并帮助他们从外交博弈的角度理解外交的本质。

2017 年，中东局势仍旧波谲云诡。在叙利亚，极端组织 IS 尚在肆虐，各反抗 IS 的势力已经火并；在也门，武装冲突接连不断，哈迪政府与沙特、胡塞武装、萨利赫旧部三方仍在博弈；在波斯湾，沙特与卡塔尔之间龃龉不断，以至于闹到断交的地步，阿联酋等国则伏于暗处、伺机而动；在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虽暂无大战，可过往的仇恨与矛盾始终不散，以色列仍在封锁加沙、 Hamas 从未放弃袭击以色列的行动，巴以仍不时有小规模冲突……如此纷繁复杂的地区矛盾与冲突之下，中东地区和平进程仍任重道远。而这一次，危机联动委员会将会重现 2017 年年中的中东局势，令参会代表能够体验彼时的世界，并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前人未竟之业。

本次危机联动委员会采用会议平台与非会议平台相结合的复合架构，共设有两个会议平台：安全理事会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九个非会议平台——六个国家代表团与三家舆论媒体。本次会议在议事规则上将采用北京议事规则危机导向型议事规则，力图将各国外交活动正式化、程式化，以提高会议效率和代表磋商质量。本次会议将着力营造拟真外交环境，学术团队在会议中设置的危机事态都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我们希望参会代表能积极应对虚拟世界中的危机，在此过程中深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并体会到外交活动的魅力。

中东人民能否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这取决于诸位的智慧和胆识。

2018 年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危机联动委员会主席团

一、危机联动体系介绍

(一) 席位列表

1. 会议平台席位列表

安全理事会

代表制：双代表制

代表权限：副部级

成员列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共和国、日本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共和国、瑞典王国、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东岸共和国

列席国家：以色列、巴勒斯坦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代表制：三代表制

代表权限：副部级

成员列表：巴林王国、科威特国、阿曼苏丹国、卡塔尔国、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 非会议平台席位列表

本次会议将设置如下代表团作为会议的非会议平台：黎巴嫩代表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伊朗代表团、叙利亚政府代表团、叙利亚反对派主要派别代表团。此外，本次会议还设置了三家舆论媒体。各代表团具体席位设置暂行安排如下：

黎巴嫩代表团	
外交与侨民事务部长	纪伯伦·巴西勒
外交部秘书长	哈尼·舒迈特利
国防部长	雅各布·萨拉夫
工业部长	侯赛因·哈桑
青年与体育事务部长	穆罕默德·福内什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	
国务卿	雷克斯·蒂勒森
国防部长	詹姆斯·马蒂斯
商务部长	威尔伯·罗斯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	
外交部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

国防部长	谢尔盖·绍伊古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长	杰尼斯·曼图罗夫
伊朗代表团	
外交部长	穆罕默德·扎里夫
外交部副部长	莫特扎·萨马迪
国防部长	侯赛因·德赫甘
工业矿业及贸易部长	穆罕默德·内马特扎德
石油部长	比扬·尚甘尼
叙利亚代表团	
外交与侨务部长	瓦利德·穆阿利姆
外交与侨务部常务副部长	费萨尔·米格达德
国防部长	阿里·阿尤布
经济和对外贸易部长	阿迪卜·马雅莱赫
民族和解事务部部长	阿里·海达尔
叙利亚反对派代表团	
首席谈判代表	里亚德·法里德·希贾卜
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代表	纳斯尔·哈里里
拉赫曼军团政治领袖	穆萨希米·什米尔
库尔德全国委员会代表	阿卜杜勒·巴沙尔
莫斯科 - 开罗小组谈判代表	杰哈德·马科迪西
舆论媒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责任编辑及以下共 4 席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责任编辑及以下共 4 席
半岛电视台	责任编辑及以下共 4 席

（二）危机联动体系简介

危机联动是时下模拟联合国活动中较为流行的一种会议模式。危机联动会场不同于普通常规委员会之处归纳起来可体现在三点上：第一是危机导向，即整个会议进程是通过不断出现的危机引领的；第二是联动，不同子会场之间的动态高度相关、所做出的决策是也相互影响的；第三是反馈，新危机的出现会以代表对上一事件的决策为基点，从而代表可以感受到自身决策的后果。

对于代表来说，相较于在常规委员会的角色扮演，危机联动会场的角色扮演主要有两点不同：第一是代表运作会议的方式不同。在传统常规委员会中代表需要在规定程式内进行角色扮演，在特定议题内以游说实现国家利益。而在危机联动会场，遵守程式和进行游说并不是代表行为的逻辑起点。积极应对拟真世界中议题涉及的局势是危机联动会议的根本原则。

在这一原则的引导下，国家间更强的务实对抗性将在危机联动会场得到更充分的体现，无论这种务实的对抗性发生在会议平台或是非会议平台。故而在危机联动委员会中，代表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决策层面，即在战略层面对当前局势进行判定、在头脑中先形成策略后再付诸行动，并随时跟进执行进度。第二是代表权限的不同。在危机联动会场中，各代表团作为国家决策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拥有立足真实又更为广泛的权限来管理一个国家并和其他国家展开互动。这一点将在“代表指引”中“对指令性文件的介绍”章节得到体现。除此之外，媒体在危机联动体系中也拓展了其“传递信息”的角色，对舆论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除去对危机进行讨论的议程外，本次会议的两个会议平台同样设置有聚焦本组织未来发展的常规性议题供代表讨论。但不同于常委会议“议题为主，危机为辅”的“惯例”，在危机联动会议中，讨论常规性议题对会议成果仅具有补充和深化作用。我们希望代表在应对危机事态的同时，能够结合对彼时局势的思考，以成果性文件的形式为本国际组织的未来发展或具体工作进行预先安排。

当会议开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会议世界将同步展开，只有理解上述的会议特点，并仔细阅读后续内容，才能在这个平行世界的博弈中拔得头筹。

（三）基础会议信息

本次会议时间节点：2017年5月24日

时间轴比例（暂行）：1（会期）：4（天）

危机推演总原则：本次会议危机推演思路为拟真推演

总议事规则：北京议事规则危机导向型

（四）会议参与方式介绍

对于未曾接触危机联动的代表，在初读本份文件时可能会对各个代表团参与会议的方式产生疑惑。本部分内容将对这一疑惑进行针对性解答，请代表结合《北京议事规则——危机导向型》阅读本部分内容。各会议平台及媒体的详细运作方式将在二轮文件中进行详细介绍。

在本次会议的体系内，代表将围绕中东地区在时间节点后发生的危机（由信息处理中心根据拟真推演原则发布），结合自身职权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模拟所代表的团队（国家或媒体）在应对危机时的作为，并在博弈中实现通过会议准备和会前讨论界定的本国国家利益，提升本国声望。

本次会议中的代表可分为两类：国家代表与媒体代表，分别组成代表团代表国家和媒体两类不同的会议主体。

代表的会议行为均应基于职权。本场会议的国家代表均为部长级或副部级，拥有这一级别相关权限的代表可撰写“政策建议”作为会议的指令性文件提交信息处理中心。由于本方不存在具备更高级别授权的代表，因此信息处理中心有权对政策建议予以驳回。但信息处理中心将慎用此项权力，原则上仅驳回有基础性学术错误的政策建议。媒体代表应以进行报道、采访并撰写新闻稿件作为基本职责。代表撰写完毕后的稿件经驻场主席审核后，将作为会议新闻在危机联动体系内公用的信息平台进行发布，以营造出会议中的舆论环境，促进会议信息的交流，并对危机处理的进程产生舆论影响。因此，所提交稿件应符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客观性、时效性的基本原则。

代表在会前应当基于学术准备制定相应的会议战略。首先是学术准备。在危机联动会议中，代表的会前学术积累与学术准备也对会议的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良好的学术准备应至少兼顾如下内容：议题的背景、地区热点事件（推荐以背景文件所述内容为重点，重点把握事件发展脉络）、本国国家利益与会议策略（代表可根据意愿在学测前进行准备，并在学测中说明意向，回答相关问题）。媒体代表尽管不必基于国家的角度进行会议准备，但也应明确本报社 / 新闻社的自我报道定位、报道重点，熟记新闻写作的基本常识并多加练习。

基于会议准备，同一代表团的代表在会前可商定本内阁的会议策略。会议策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不区分媒体与国家）：本代表团的核心利益 / 一般利益 / 边缘利益，本代表团的工作重点（某一问题），本代表团在会议开始时主动采取的行动，面对突发情况的预案。

会议开始后，国家代表将面对由信息处理中心发布的危机，与各国代表团在互动中产生的新情况，通过运用自身职权巧妙进行博弈，尽可能合理地使本国的国家利益得到实现。与此同时，身处会议平台的国家代表还将对国家意志与国际组织的行动效率进行平衡，使得国际组织能够依照其规则（将在二轮文件中介绍）对地区热点问题出台具有效力的解决方案。媒体代表将直接面对信息的海洋，力争使本社的报道体现本社的报道定位，报道重点，使本报社传递更多对推动会议有价值的信息。

诚然，错综复杂的中东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性解决。但希望各位的共同努力能够缓解中东目前的紧张局势，使和平与正义能够在中东的土地上得到实现。

二、背景文件体系介绍

（一）阅读指南

背景文件能够为参会代表的国家调研工作提供关键词、思路与逻辑出发点，阅读背景文件对各位代表而言极为重要。

本次危机联动体系背景文件共分为两期。在第一期中，我们将聚焦危机联动体系基本架构与中东地区主要问题，通过对本次会议涉及的叙利亚、巴以、卡塔尔、也门四个主要议题进行简要介绍，使得代表对当前中东局势形成自己的理解。

在学测后发布的第二期背景文件中，我们将结合各位代表经学测获得的席位，更有针对性的就各会议平台基本职权、运行方式与常规议题进行介绍，并对部分代表团代表下发国情综述文件，辅助代表更好地进行会前准备。

良好的背景文件阅读方式更能够提升各位代表的会议准备效率。在阅读本份文件与进行学术准备时，代表应当注重对文中涉及观点的理解和把握。以下两点尤其值得注意：第一，代表应尝试突破惯性思维，理解文字背后的含义，努力做到还原事态现场，而非被特定的行文思路诱导，选择性地忽略了部分事实。第二，代表应区分理论与实践。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的解释，其观点与理解问题的逻辑与当事国在实践中的真实逻辑有可能存在偏差，因此，代表在准备时应留意这类偏差。第三，回顾和总结当前问题的已有的解决方案，并思考危机的新的解决途径。在本份背景文件对中东主要问题的介绍中，我们回顾了历史上解决问题的多次尝试，希望代表能够从中总结出各个方案的局限性。

各位代表在阅读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各部分文件所叙述的主题本身，还应当关注到文件叙述中的一些事实性的细节。基于文件所述的主题进行会前调研，有助于代表们在事件的来龙去脉中厘清本国的立场和会场上的若干利益冲突点；基于事实性的细节进行进一步的国家调研，会使本国在会上的指令性文件更具有可行性；在代表团内部合理分工，将有利于兼顾会议准备的各个方面，使本国代表团能在会上高效运转。

各位国家代表在阅读过程中同样可以尝试通过角色代入的方式阅读本份文件。在本份文件中，主席团对多个地区热点问题进行了简要梳理，当各位代表阅读此部分内容时，可将自己代入为某一问题中的某个当事方，用当事方的视角思考如何采取行动，从而更好地模拟在会议中可能出现的实际情况。

各位媒体代表应在阅读本背景文件时注重对事件发展脉络的梳理，结合相关背景知识与国家代表的上述关切，写出有深度的、符合会议实时情况的新闻报道。

但也应当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时间节点距今较近，事态的发展过程相对为各位代表所熟悉，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位代表的会上行为必须严格符合既有的事件进程或必须推翻这一进程。会议中的各国的行动应该是各国代表在充分进行国情调研、磋商，并在遵循最基本的学术常识进行博弈后自然产生的结果。

希望各位代表能够通过对本份背景文件的阅读得到更多的启发。

三、中东概况

(一) 中东基本信息

1. 地理位置



1

中东或中东地区是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大片地区。“中东”地理上也是指亚洲西部与非洲东北部的地区，包括部分西亚地区和非洲的埃及部分。中东是一湾两洋三洲五海之地，其处在联系亚欧非三大洲，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枢纽地带。其西北面临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与红海、阿拉伯海联通，经印度洋向东可通向亚洲，向西可抵达欧洲，历来是东西方的交通要道。

2. 气候与水资源

气候是决定地区自然条件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这些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如经济生产结构、居民生活水平等，此外气候因素在国家领导层进行战略决策时也是不容忽视的。

中东地区的气候类型主要为热带沙漠气候、地中海气候与温带大陆性气候。常年干旱少雨致使中东地区长期面临缺水的困境。水资源的匮乏严重限制了中东民众的生活和生产，许多社会问题也因此逐渐加剧。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中东水资源紧缺日趋严重。各国在河流、湖泊等水资源分配上的矛盾，也是导致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流经中东地区的主要河流有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3. 能源

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2016年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为1012亿吨，占世界石油储量的53.3%²，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生产和运输石油量最多的地区。中东石油主要分布在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由于自身对石油的消费量很少，中东所产石油90%以

1 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Texas Library, <https://legacy.lib.utexas.edu/>

2 OPEC Share of world crude oil reserves, http://www.opec.org/opec_web/en/data_graphs/330.htm, 2017年

上经波斯湾沿岸港口通过油轮运往西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³。中东是世界上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伊朗、伊拉克是中东最主要的产油国家⁴。其中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依靠出口石油并在石油产业基础上建立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收入。然而，由于石油为不可再生资源，所以各产油国都在考虑当前石油经济的转型问题。

（二）中东社会信息

1. 主要国家



“中东”的范围有多种定义。在常见的定义中，中东地区包括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叙利亚、巴勒斯坦、阿联酋、也门、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共 17 个国家和地区。此外，更广义的中东地区还包含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地区。在分析中东问题时，也不应忽视这两个地区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2. 科技与市场概况

中东地区各国科技发展水平不一。其中以色列的科学技术相当发达，在高新技术领域成就很大，其综合科研实力在中东地区处于领先地位。海湾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大都较低，其生产生活所需设备基本依靠进口。近年来，中东国家开始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逐渐加大了对高新人才的培养力度，但收效尚不明显。

中东市场通常指环绕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九个国家和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形成的市场，总人口达到 5 至 7 亿⁶。中东市场对商品的需求一般以中、低档为主，在部分地区甚至具有纯消费的特点。中东地区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且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技术和环保的壁垒较低，因此一些经常受到欧美发达国家壁垒阻隔的企业纷纷转向开拓中东市场。

³ Jean-Paul Rodrigue, *The Geography Of Transport Systems*,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⁴ 刘宗德：《全球资源争夺战略》，《科学与财富》，2009 年 10 月 1 日

⁵ 图片来源：<https://southfront.org/analysis-oil-and-gas-pipelines-in-the-middle-eas/>

⁶ 沈凤池：《中小企业依托电子商务转型升级的策略研究》，《管理学家》，2009 年 4 月 1 日

3. 民族概况

中东地区的民族构成复杂多样，民族矛盾贯穿历史，十分尖锐复杂，历来是世界民族问题的热点之一。近年来，中东主要民族争端多进入政治解决阶段，但民族和解之路依然漫长曲折。

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结合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民族众多，主要有：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库尔德、犹太等十多个民族⁷。复杂的民族构成，加之历史上形成的恩怨等多种因素，使得中东地区民族问题十分尖锐。

大致看来，中东地区的民族问题可分为两个部分：

(1) 主体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

1. 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矛盾是中东民族的痛点之一，是中东地区半个世纪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根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 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通过的分治决议⁸，使近代阿拉伯与犹太人的矛盾演变为持续半个世纪的冲突。当代阿以问题主要涉及巴勒斯坦问题、叙以和黎以问题以及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和关系正常化等问题。

2. 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历史上曾多次兵戎相见，积怨甚深⁹。当代两族矛盾主要表现在领土纷争（主要包括阿拉伯河主权、霍尔木兹海峡及大小通布岛、阿布穆萨岛等问题）和教派纷争这两个层面上。两族矛盾曾集中体现在两伊冲突中。现如今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一直耐人寻味，除了表面上的伊朗与沙特等主要阿拉伯国家争夺中东话语权之外，伊朗与埃及等周边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是从未间断。

(2) 少数民族问题——以库尔德问题为例

近年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中，民族因素逐渐凸显。现如今，库尔德崛起成为中东最大政治生态变化之一。库尔德人内部关系较为复杂，自从 1923 年被《洛桑条约》划入他国开始，库尔德人便通过参与政党、开展恐怖活动等多种途径为独立的目标而奋斗，并逐渐产生了现今库尔德人内部的数个不同党派。

在伊拉克，库尔德人于 2005 年获得自治，同时分作库尔德民主党（KDP）和爱国联盟（PUK），与什叶派、逊尼派阿拉伯人三分天下。虽然在对外要求自主权上，两党通力合作，立场相近，但在两党之间，自治州内权力的争夺从未停止。内乱中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不仅成立了如库尔德全国委员会等多个政治组织，还组建了多只库尔德武装。与此同时，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其主要党派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游击斗争重新活跃起来；相比而言，伊朗库尔德人受到政府严密限制，但也有自己的组织和反政府武装——库尔德自由生命党（PJAK）。库尔德人虽较前获得更大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但由于所在国中央政府的反对，再加上居住地跨越多个文化和政治断层，建成独立的库尔德斯坦仍属“乌托邦”。即便如此，库尔德人仍旧是中东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除以上库尔德人问题外，中东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还包括了柏柏尔人问题，苏丹南部黑人问题，埃及科普特人问题等，这也显示了中东地区民族矛盾之复杂。

7 王国红：《论影响中东稳定的民族、宗教和利益因素》，华中师范大学，2007 年 10 月 1 日

8 编者注：联合国大会第 181 号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181\(II\)](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181(II))

9 王国红：《论影响中东稳定的民族、宗教和利益因素》，华中师范大学，2007 年 10 月 1 日

4. 宗教概况

中东地区是世界上宗教情况最为复杂的地区，不同的宗教在中东的交错碰撞，在带来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分歧与冲突。通过分析宗教间与宗教内的关系，不同国家与组织之间的相关利益冲突便可以得到相应的解释。

中东地区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少数居民信仰基督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把耶路撒冷视作圣城，而持续已久的巴以冲突，也正是在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上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宗教原因是导致中东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分布情况 深绿：什叶派 浅绿：逊尼派)

除了宗教之间的冲突，许多宗教内部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在中东地区，较为典型的是伊斯兰教内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斗争。

逊尼派、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两大教派，其中逊尼派约占世界穆斯林总数的 90%，什叶派约占 10%¹¹。在中东地区，逊尼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主要有：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埃及、摩洛哥、土耳其等；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主要有：伊朗、伊拉克、巴林等。一般情况下，伊斯兰国家的掌权者来自信众多的教派，但也有例外，如在叙利亚国内，占人口 16% 的阿拉维派统治多数逊尼派，教派人口与权力明显的错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结构蕴含较高风险，为冲突埋下祸根。在中东巨变中，巴林和叙利亚同样受到冲击，而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不惜出动“半岛之盾”保卫巴林王室¹²，却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持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无疑体现出宗教因素并不是影响一个国家投入战略资源的决定因素。

导致中东局势复杂的不仅仅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与民族问题的结合，再掺杂进一些现实利益，如石油资源的分配等经济利益、国内统治权和地区主导权等政治利益。目前，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主要表现为，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对抗沙特为首的逊尼派¹³。沙特、卡塔尔等主导“海合会”和“阿盟”致力于颠覆叙利亚政权，目的在于削弱什叶派和“宿敌”伊朗的影响。可见，在伊朗和沙特对抗的背后，是对伊斯兰教主地位和地区霸权的争夺。

另外，在伊朗针对以色列所采取的一系列抵制措施上，伊朗曾经通过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来达到增强以色列对手实力，进而削弱以色列的目的。不过在最近的数十年间，伊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渐行渐远，转而支持哈马斯，这其中的政治目的与宗教目的也令人寻味。

10 图片来源：<https://bighistory.weebly.com/islam-map-assignment.html>

11 李福泉：《从边缘到中心——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西北大学，2008 年 6 月 10 日

12 柳莉：《叙利亚危机与中东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83-93 页

13 景晨：《海湾国家在作者中东巨变中的作用和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4 年 1 月 1 日

四、巴以问题

(一) 概况

巴勒斯坦问题与巴以冲突一直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尽管这两年由于叙利亚、也门等地局势动荡，巴勒斯坦问题受到的关注相对减少，但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并未因此下降。长期以来，该问题的悬而未决已经影响到了中东其它问题的解决¹⁴，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影响将持续存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和平进程当前仍面临不小的困难，其主要矛盾点有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犹太人定居点问题等。

(二) 历史沿革

1. 古代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最早于巴勒斯坦地区定居的是古代闪米特族的迦南人，他们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公元前 11 世纪，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希伯来王国，后分裂为南方的犹太王国和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公元前 722 年，北方的以色列王国为亚述帝国所灭；公元前 586 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灭犹太王国，将居民全部迁往新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这一灾难性征服反倒加强了犹太人的凝聚力，此后重返耶路撒冷就成了犹太人永恒的愿望。公元前 539 年，新兴的波斯帝国攻灭新巴比伦王国，居鲁士大帝允许被掳来的犹太人返回故乡。但犹太民族的自治状态并未持续很久，公元前 200 年之后，他们又先后被塞琉古王国和罗马人统治。犹太人曾于公元 66 年和公元 132 年爆发过反抗罗马人统治的起义，但均被罗马人镇压下去，大批犹太人在战乱中被杀，余部陆续逃亡。从此以后，犹太人陆续流散到世界各地，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流亡散居生活，在此期间，重返耶路撒冷逐渐成了世界各地犹太人共同的梦想。公元 7 世纪，巴勒斯坦地区被阿拉伯帝国纳入其版图，迁居此地的阿拉伯人与当地原住民混合，逐步形成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此后的一千多年间，除 11 世纪十字军入侵期间外，阿拉伯人一直居住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地区。耶路撒冷在被犹太人视为圣地的同时，也同样被阿拉伯人视为圣地，这就为日后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因巴勒斯坦地区归属问题爆发冲突埋下了祸根。

2. 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建国

从 19 世纪后期起，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资产阶级开始鼓吹犹太复国主义，极力鼓动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地区定居，重新建立犹太民族国家。此后迁往巴勒斯坦地区居住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当时在中东有重大利益的英国经过权衡后，决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17 年 11 月 2 日，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向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沃尔特·罗思柴尔德致信，表明英王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此信件以《贝

¹⁴ 新华网，《中国积极推动巴以和谈——访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http://www.gov.cn/jrzq/2013-05/03/content_2395257.htm，新华网 2013 年 5 月 3 日

尔福宣言》的名义发表¹⁵。一战后的圣莫雷会议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交由英国进行委任统治，这一决议于 1922 年 7 月得到了国际联盟的批准。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当局的默许甚至暗中支持下，开始大规模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犹太人的大批迁入自然引起了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的不满，加之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二战期间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受到纳粹德国迫害，其中相当一部分流亡到了巴勒斯坦地区，这进一步加剧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情绪。

3. 中东战争与阿以和谈

二战结束后，英国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 181 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两个国家：国土面积 11203 平方公里的阿拉伯国和国土面积 14942 平方公里的犹太国，耶路撒冷国际化。犹太人接受了这一决议，阿拉伯人则认为联合国偏袒以色列，拒绝接受。进入 1948 年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断在巴勒斯坦地区爆发武装冲突。5 月 14 日英国委任统治结束的当天，以色列宣告成立，次日阿盟成员国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对以色列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以色列因力量对比悬殊险些亡国，但在美国的帮助下终于渡过难关，并在之后的战斗中逐步占据主动。至战争结束时，除埃及占领加沙、外约旦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外，巴勒斯坦大部地区均被以色列占领，联合国 181 号决议所规定的阿拉伯国也未能建立。战争还导致大量巴勒斯坦人逃出以色列国土和实控区，联合国估计难民人数约在 70 万左右。第一次中东战争严重激化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此后中东地区围绕以色列的冲突不断，巴勒斯坦战乱地区人民深受其害。

为改善自身安全处境，以色列于 1967 年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由于准备充分、战法得当，以色列在战争中大获全胜，不仅歼灭了大批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还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等共计 65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也被驱逐。在战争中，以色列还占领了整个耶路撒冷，随后以色列即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但并未得到联合国与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承认。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令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大感耻辱，于是皆厉兵秣马准备复仇。六年后的 1973 年，阿拉伯国家趁赎罪日以色列防守松懈之时发动突袭，企图一举打垮以色列。由于轻敌与麻痹，以色列在战争初期遭受惨重损失，但美国随即对以色列展开规模可观的军援助其挺过难关。由于战术指挥失当与军队素质差距等因素，阿拉伯军队终于还是在战争中先胜后败。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意识到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消灭以色列，于是开始调整对以政策。1978 年 9 月，埃及总统萨达特、以色列总理贝京、美国总统卡特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谈，并于 17 日签署《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就实现中东和平进程与埃及、以色列和解达成共识。1979 年 3 月，《埃以合约》签订，这成为了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缓和关系的开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希望也由此出现。

起初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人打交道的方式多为暴力反抗，1964 年 5 月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即巴解组织）就以“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为目标。但在多次对以武装斗争均落败的现实下，巴解组织意识到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开始考虑走和平道路。1988 年 11 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 19 次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¹⁶。

15 陆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贝尔福宣言〉》，《史学月刊》，1986 年第 3 期，113-114 页

16 陆西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发展历史》，《国际资料信息》，2002 年 2 月 1 日

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接受联合国第 181 号决议，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此举说明巴勒斯坦人已将和平解决巴以问题作为目标。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也开始出现了变化。起初以色列的方略是通过战争扩大本国实际控制区，然后将巴勒斯坦人尽数驱逐，通过改变实控区人口结构的方式稳固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以建立一个“大以色列国”，但巴勒斯坦人的激烈抵抗令这一设想很难实现。此外，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迫害，更不可能允许以色列占据整个巴勒斯坦地区。1982 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一系列军事外的因素，如贝鲁特大屠杀等行径却招来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最终在联合国的压力下，以色列放弃了部分战果。此后以色列也开始寻找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途径，开始与巴勒斯坦人接触。

4. 曲折的巴以和平进程

1991 年 10 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马德里召开和会，会议上双方确立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基本原则，即以色列必须撤出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拆除占领区的犹太定居点并允许巴勒斯坦人在这些地区自治，以此作为保证中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条件。1993 年 9 月 13 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即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¹⁷。根据《原则宣言》，1994 年 5 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并开始在在加沙—杰里科地区自治。1995 年 9 月，双方又签署了塔巴协议，以色列军队将约旦河西岸的七座主要城市移交给巴勒斯坦后撤军，并将城市交由巴方自治。到 1996 年初，关于巴以问题的和谈已经进行至最后阶段，时人大多对此持乐观态度。

但 1996 年 6 月内塔尼亚胡当选以色列总理后，局势出现了变化。内塔尼亚胡上任后，企图用“以安全换和平”取代原先“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结果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中东和平进程也随之停滞。虽然此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于 1997 年签署了《希伯伦协议》、于 1998 年签署了《怀伊协议》，但因为以色列政府的拖延，二者都未能落实。1999 年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被巴拉克击败后，巴以和谈一度重启。双方于 9 月 4 日签署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同意开始最终地位谈判¹⁸。2000 年 7 月，以色列、巴勒斯坦、美国再次于戴维营举行和谈，但由于分歧过大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同年 9 月 28 日，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东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引起严重流血冲突，巴以和平进程再次陷入停滞。

2003 年，美国、俄罗斯、欧盟与联合国一道提出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巴以双方停火，巴勒斯坦方面进行政治改革并约束其治下阿拉伯人，以色列则从 2000 年之后新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撤军并停止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第二阶段，在 2003 年底成立有临时边界的巴勒斯坦国；第三阶段，在 2005 年完成巴以最终地位谈判并达成协议，建立巴勒斯坦人的正式的主权国家¹⁹。巴以领导人为落实这一计划曾进行过多次会晤，但由于以色列不愿放弃强硬政策，和谈最终于 2003 年 9 月中断，“路线图”计划搁浅。11 月，沙龙提出“单边行动计划”，以色列国内经过两年多的反复商谈，最终于 2005 年 8 月通过撤出加沙地带犹太人定居点的“单边行动计划”第一阶段计划。但阿拉伯国家对此不甚满意，巴勒斯坦人则指责以色列人企图以退为进、强化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并阻挠巴勒斯坦建国。这一计划在以色列国内也一直受到右翼势力的阻挠，2005 年底沙龙

17 胡婷：《巴勒斯坦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政治发展研究》，云南大学，2008 年 5 月 1 日

18 孙毅：《中东和平的症结：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外交学院，2002 年 1 月 1 日

19 王楠：《奥斯陆协议以来的巴以和平进程研究（1993～2005）》，西北大学，2006 年 4 月 1 日

因病离职后，内塔尼亚胡等强硬派再次得势，“单边行动计划”无疾而终。

在 2006 年初，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一举击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即法塔赫），震惊世界²⁰。与主张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解决巴以冲突的法塔赫不同，哈马斯一直反对同以色列和谈，将以武力消灭以色列作为目标。哈马斯组建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政策，多次与以色列发生摩擦，与法塔赫之间也多次爆发冲突。2007 年 6 月，哈马斯从法塔赫手中夺取了加沙控制权，以色列为限制哈马斯活动，开始对加沙地带进行封锁。以色列的封锁导致加沙地带民不聊生，却并没能阻止哈马斯持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为打击哈马斯，以色列于 2008 年 12 月 26 日对加沙地带发动了代号为“铸铅行动”的军事打击，超过 1400 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另有超过五千人受伤，无家可归者高达五万人，哈马斯在打击中虽然损失严重，但并未放弃对以色列的袭击。以色列则一直保持了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和压制，并不时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发动空袭，杀害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也较为普遍，此外以色列还多次拦截联合国救援船。后来以色列又分别在 2012 年和 2014 年发动了打击加沙地区哈马斯的行动，但都收效不大，且因对平民的杀伤招致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此后以色列减少了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行动，但加强了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于是加沙地带严重缺乏生活用品、民众生活艰难的状况一直持续至今。以色列至今仍未完全放弃“一国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态度自然不可能好转，加之双方在犹太人定居点、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上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巴以和平进程也一直停滞不前。2017 年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使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更为强硬，这无疑令巴以问题的复杂性进一步上升了。

除了以色列的强硬态度之外，哈马斯和法塔赫的长期矛盾也是巴以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的因素之一。虽然现实中，哈马斯与法塔赫于 2017 年 10 月签署了和解协议，但双方依然在对以政策上存在巨大分歧，这样的内部矛盾也是巴勒斯坦和解政策陷入长期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巴以问题中的主要矛盾

当前巴以冲突的实质问题是以色列仍然占据着大量原本应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且一直在阻挠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巴勒斯坦早在 1974 年 11 月就成为了联合国的观察员实体，当时的名义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88 年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后，一直谋求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但在美国和以色列的阻挠下一直未能成功，直到 2012 年才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当前巴以冲突中的主要矛盾主要有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巴勒斯坦地区水资源问题和耶路撒冷地位问题。

1.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巴勒斯坦难民主要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和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产物，当今仍有超过 350 万巴勒斯坦难民流落在巴勒斯坦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中，少部分则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难民大都靠联合国救济度日，长期生活拮据，且因身处战乱地区，人身安全常常受到威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曾多次就难民问题进行磋商，但均未能达成共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难民问题产生的历史责任有不同的认识，

²⁰ 龚正：《哈马斯与法塔赫“和解”背后另有玄机》，《世界知识》，2017 年第 20 期

巴勒斯坦认为是以色列过去发动的战争和当前的封锁导致了难民危机，而以色列则仅仅将其视为人道主义问题，拒绝承认历史责任；其二，双方无法就解决难民危机的方法达成一致，巴勒斯坦人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给予巴难民回归故土的权利并对他们进行赔偿，但以色列只同意让难民返回“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但不允许其进入当前以色列国土和实际控制区；其三，中东地区水资源短缺，但人口却不断增加，要在自然条件有限的前提下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确实有一定难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难度正越来越大。尤其是 2011 年中东出现变局，叙利亚、埃及、伊拉克等国先后陷入局势动荡或战乱中后，原先寄居在这些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又陷入了颠沛流离中，可巴勒斯坦地区的局势却并未有缓和的迹象。2015 年之后，虽然以色列再未对哈马斯等反以势力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双方经常产生摩擦，加沙等地对平民来说显然算不上安全。另外以色列出于自身政治目的，经常阻挠外界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援助，或找借口施压美国减少对巴援助，这无疑是在制造新的难题。

2. 巴勒斯坦地区水资源问题

水资源问题一直是中东地区的焦点问题，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曾指出：“我们这一地区的潜在冲突导火索不是土地，而是水。”以色列建国后多次对周边国家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水资源的争夺。1967 年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占领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中东是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几乎每个中东国家都面临水资源危机，而比缺水更严重的是水资源分配不均。特别是在原应属于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占领区，巴以双方掌握的水资源量很不平衡。如在世纪之交的希伯伦地区，犹太人定居点内的 5000 名以色列人平均每天可获得 17000 立方米的供水，而同一地区的 40 万名巴勒斯坦人则只能获得 7000 立方米供水²¹。（，2000）缺水及水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是阿以双方矛盾尖锐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 1993 年，巴勒斯坦和约旦等国就开始与以色列商谈水资源分配问题，但由于各方分歧过大且互不信任，谈判一直未能取得进展。而水资源问题上的矛盾又反过来成为巴以和平进程中的重大障碍。

3.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则与犹太人的历史传统有关。以色列建国之前，建立定居点是犹太民族重返巴勒斯坦的主要途径。对犹太人而言，建设定居点既是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手段，也是现代犹太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民族使命。对现代以色列而言，要保证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就必须确保足够的战略纵深，因此通过建立定居点逐步扩大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几乎成了以色列的基本国策。以色列建立新定居点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由国家政府规划建立合法定居点，另一种则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购买土地等方式建立“非法”的定居点，然后由政府将其“合法化”。当前居住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超过 70 万，他们与当地居住的巴勒斯坦人因历史恩怨和争夺当地资源等原因冲突不断。阿拉伯世界一直将撤离犹太人定居点作为实现阿以和平的必要条件，而以色列国内对此问题则存在分歧。左翼温和势力反对继续修建新的定居点，甚至呼吁组织位于危险地带的定居点进行“撤离”。对定居点有着强烈归属感的新移民也因此不时与警察发生冲突。近年来，日益壮大的极端右翼则主张加快建设新的定居点，甚至主张将定居点的范围延伸到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民族聚居区。以色列国

21 潘京初：《水资源之争影响中东和平进程》，《中国水利报》，2000 年 10 月 24 日，第 4 版

内对犹太人定居点的不同看法导致其相关政策经常出现反复，这当然严重影响了巴以和平进程。2017年初，内塔尼亚胡的内阁通过法令将约旦河西岸所有未经政府批准的定居点全部合法化，再次引发广泛批评，可见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将长期成为巴以和平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

4.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

耶路撒冷问题是阻碍巴以和平进程最大的阻碍因素之一。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将耶路撒冷视为圣地，其西侧有当年被毁犹太圣殿所留下的一段护墙，即“哭墙”，城中心的圣殿山上则有传说中穆罕默德“登霄”的金顶清真寺，因此特别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敬奉。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以分治的第181号决议本将耶路撒冷划为国际共管，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耶路撒冷全境均被以色列占领。1980年，以色列又立法宣布耶路撒冷全城为以色列“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人强烈反对以色列这一决定，并于1988年建国后宣布对东巴勒斯坦拥有主权。耶路撒冷问题并不仅是主权争端，而是世界范围内的宗教问题，因此在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谈判中，耶路撒冷问题被称为争议最多、解决难度最大的问题²²。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有一套自己的宗教话语体系。以色列人将耶路撒冷视为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应许之地，以上帝选民、应许之地、加路特、回归锡安（锡安是耶路撒冷境内的一座山）为犹太教话语体系，而这也是犹太复国主义核心思想中的内容。阿拉伯人则以《古兰经》中对“远寺”，及阿克萨清真寺的记载和穆罕默德的“登霄”壮举，构建了由礼拜、朝向、登霄、吉哈德等一系列概念构成的伊斯兰教话语体系，并成为伊斯兰圣战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²³。这两种不同宗教观下耶路撒冷话语体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价值观冲突是引起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仇恨和对立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此外，基督教国家在自身宗教话语体系下对耶路撒冷地位的理解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耶路撒冷应国际化就是由基督教界提出的。



22 朱应鹿：《对巴以冲突及其前景的几点思考》，《西亚非洲》，2004年第四期

23 马丽蓉：《巴以和解政策困境中的耶路撒冷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四期

24 图片来源：www.middleeasteye.net

五、叙利亚问题

在开始对叙利亚及相关问题的介绍前，首先对这一部分内容的写作目的以及体例做简要说明。由于当前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公开信息的难度较低，因而这一部分内容将更多的带有结构性和框架性的特点，一方面避免对公开信息进行直接摘录或简单重复，另一方面则对于会议所必需的基本信息进行提要性质的体现与组合，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关于叙利亚的这一部分内容将从叙利亚的国际环境谈起，随后介绍叙利亚战争，对叙利亚境内的主要政治军事力量作简要介绍，在此基础上回顾叙利亚和平进程，并在最后专题介绍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有关问题。

（一）叙利亚的国际环境

叙利亚位于中东地区的中部，属于亚洲国家，其陆上邻国包括土耳其、伊拉克、约旦、以色列及黎巴嫩等，全国包括十四个一级行政区。

现在简要介绍叙利亚同上述陆上邻国间的关系。土耳其属于北约国家，叙利亚政府曾击落过土耳其的战机，该事件一度导致双方关系紧张。但土耳其同俄罗斯同在黑海沿岸，随着土耳其同俄罗斯近期关系的改善，加之土耳其国内同样面临的库尔德人问题，土耳其同叙利亚政府之间的关系在逐步缓和，至少在库尔德问题上持相近立场。伊拉克位于叙利亚东部，是叙利亚东部边境上唯一接壤的国家，两伊战争后两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逐渐开展多领域的合作，且两国目前共同面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威胁，在多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约旦位于叙利亚南方，西部与以色列相邻。约旦在叙利亚战争初期保持较为暧昧的态度，曾支持过反对派武装，在政府军取得战场主动权后又“有所收敛”，但始终同叙利亚政府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此外，约旦在叙利亚战争中接收了大量战争难民。以色列同叙利亚曾在三次中东战争中发生直接冲突，目前以色列仍然占领原属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在叙利亚战争中时常直接动用武装力量打击叙利亚境内军事目标。黎巴嫩同叙利亚自古以来有着密切的联系，二战以后两国从经济起步，逐渐密切了双方的政治联系，形成了较为特殊的关系。

接下来简要介绍叙利亚同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同叙利亚政府保持着较为紧密的传统关系，在叙利亚战争中也应叙利亚政府的要求，向叙利亚派出武装力量，并在叙利亚保持了相当的军事存在。美国支持在叙利亚的反恐行动，而先前的奥巴马政府也一度主张支持叙利亚境内“温和的”反对派，且认为叙利亚政府持有并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中国主张叙利亚问题最终解决应当由“叙人所有、叙人主导”，和平进程应当体现民主平等与包容，组建各派共同参与的“民族团结政府”，提出切实可行的“全面解决方案”。

（二）叙利亚战争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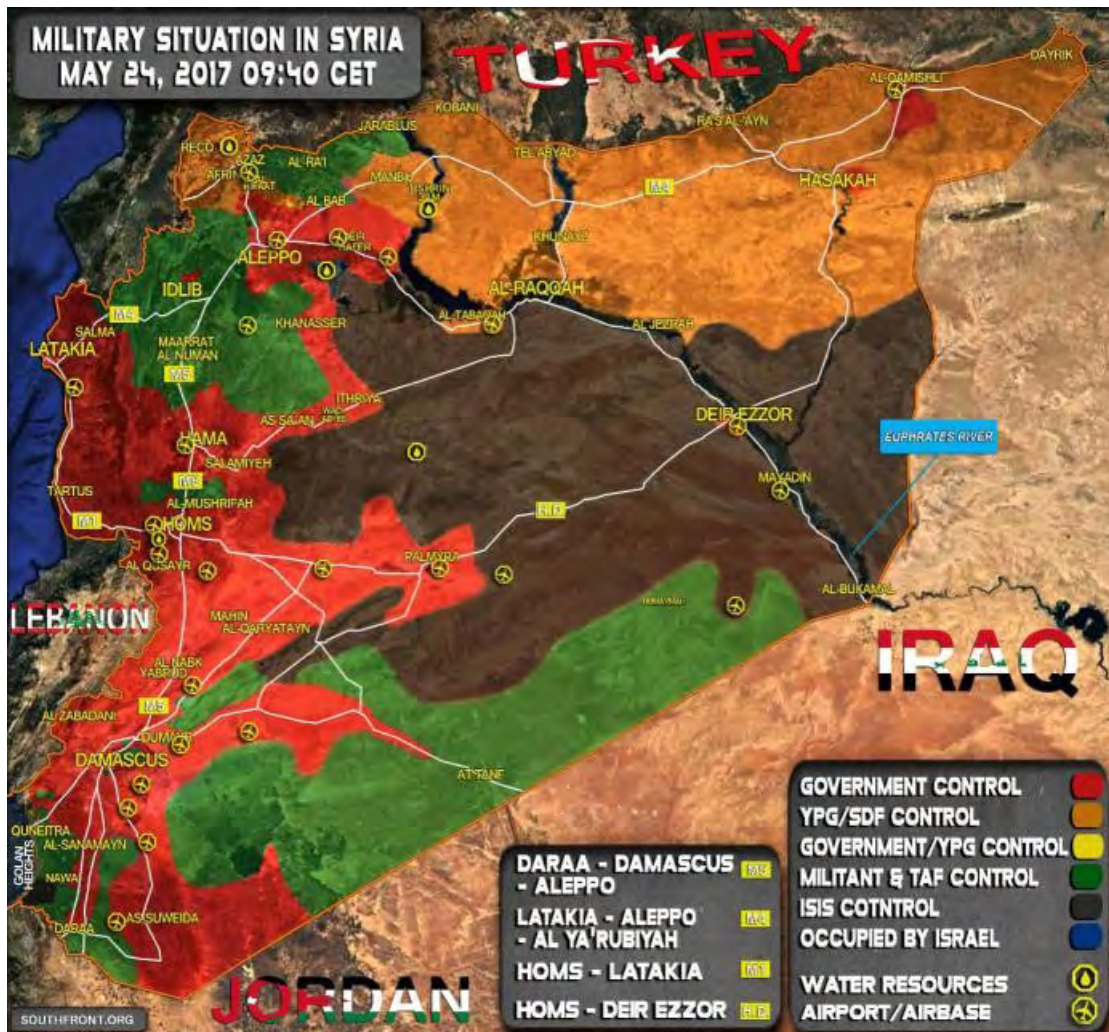
叙利亚战争的爆发，正像我们所熟知的那句话所说，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叙利亚自身的小气候所决定的，其发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2010年末在突尼斯街头自焚的小贩拉开了阿拉伯之春的大幕，随之而来的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继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后波及至叙利亚，并最终成为了叙利亚战争的导火索。

“春”在政治学上通常指民主化、开放化的政治改革进程，阿拉伯之春也不例外。阿拉伯之春，顾名思义，也就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它从 2010 年开始，从突尼斯起影响整个阿拉伯世界。其目的是改革当局，建立民主化的政治制度，而其形式则较为多样，包括游行示威、抗议、骚乱乃至政变等。社交网络在运动的组织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 2012 年中期，许多国家的运动都遭到了当局的暴力镇压，而当某些国家的反政府力量较为强大时，反政府力量便会同政府对抗。叙利亚战争就在这一背景下爆发。

叙利亚总统 Bashar Assad 是前总统 Hafiz Assad 的次子，先前在英国从事眼科医生的工作，后因 Hafiz 的长子去世而回国并准备接班。回国后，Bashar 首先进入军校学习，随后在军队当中一度晋升至上校，并通过领导反腐运动扫清政敌。2000 年，Hafiz 去世，议会修改宪法，Assad 当选叙利亚总统，时年 34 岁。Assad 在任期内积极推动改革，同时继续采取系列反腐措施，但经济状况始终不容乐观，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量失业的年青人成为社会主要的不安定因素。

随着阿拉伯之春浪潮的蔓延，叙利亚同样受到影响。2011 年 3 月初，叙利亚安全部队逮捕了一群在墙上涂写“人民希望政权倒台”言论的儿童，这引起了 3 月 15 日大马士革的大型示威活动²⁵。政府对抗议者开火并羁押多人，又进一步导致了事态的升级。随后，叙利亚各反对派逐渐形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Assad 本人属于什叶派，而叙利亚的大部分人信仰逊尼派，教派冲突亦是推动反对派形成的重要因素。随后，反政府示威逐渐演变成为军事冲突，叙利亚内战爆发，并引发了一系列难民问题。

²⁵ Fahim, Kareem; Saad, Hwaida: A Faceless Teenage Refugee Who Helped Ignite Syria's War, New York Times, 8 February 2013



26

接下来介绍会议时间前的叙利亚战争形势。

从形势图中我们容易看出，叙利亚中东部地区被 IS 控制，西部则主要控制在政府军手中，反对派武装控制东南部、西南部以及西北部地区，东北部则由库尔德人控制。在叙利亚战争中，我们还应当注意，重要战争目标除了常规的城镇以外，还包括工业设施及文化古迹。

（三）叙利亚境内主要政治军事力量简介

叙利亚战争以来，境内政治军事力量错综复杂，但主要可以划分为叙利亚政府及政府军、反政府武装势力以及库尔德人三部分，其中库尔德人已在 2017 年 3 月宣布成立联邦政权。

首先对政府军进行介绍。

叙利亚政府军主要包括叙利亚武装力量（SAF）、国防军（NDF）、复兴党纵队以及国际支援力量，国际支援力量又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共和国卫队、阿拔斯旅、阿拉伯民族卫队、认主独一军、法蒂玛旅、叙利亚抵抗军、亚述公安、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志愿者以及雇佣兵。政府军控制大马士革与大马士革农村省、哈马省、苏韦达省、霍姆斯省、拉塔基亚省、塔尔图斯省、阿勒颇城及周边地区以及一半的德拉省。

26 图片来源：<https://southfront.org>

接下来介绍反政府武装势力。

沙姆自由人伊斯兰运动（Ahrar al-Sham）及其组建的联军。沙姆自由人伊斯兰运动的核心成员是一批曾被叙利亚政府逮捕的基地组织干部，这些人在 2011 年被释放，随后建立了这一组织。这一组织曾同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沙姆解放组织建立联盟，后在 2016 年底至 2017 年初与其分裂，并在伊德利卜交战。在交战过程中，该组织中支持恐怖主义的成员向努斯拉阵线叛逃，而该组织又收容了大量教权派残部，从而在战争中既完成了军事实力的扩张，又基本完成了“洗白”，进而成为反对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沙姆自由人伊斯兰运动本身是教权派组织，它与以它为主组建的联军作为整体而存在。联军除沙姆自由人伊斯兰运动和沙姆军团外，还包括胜利军、光荣军、解放军、自由军 13、16、30、101 师、海防第 1 师等，但沙姆自由人伊斯兰运动在联军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沙姆自由人伊斯兰运动及其联军占据伊德利卜省及阿勒颇西部，同时同霍姆斯省与大马士革郊外的教权派团体关系密切。其政治目标主要是在叙利亚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派势力同土耳其关系十分密切。

土耳其军队。之所以将土耳其军队列入反政府武装，是由于土耳其军队显然并非经叙利亚政府邀请进入叙利亚，而是在 16 年 8 月起通过“幼发拉底盾牌行动”进攻阿勒颇，随后占领部分叙利亚领土。在行动于 17 年 3 月结束后，土耳其军队仍然留驻叙利亚北部占领区，因此自然地成为叙利亚境内一支主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土耳其军队战争主要是为了控制叙利亚西北部，建立同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缓冲区。

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伊斯兰军曾一度成为反对派的第一大势力，但其领袖在 2015 年底被政府军炸死，随后其实力大幅度衰落，16 年更是遭到努斯拉阵线的重创。该组织长期割据大马士革农村省东古塔地区。

自由军南方阵线（Southern Front）。自由军南方阵线在约旦的支持下，占据德拉省南部。在 15 年 7 月南方风暴战役失败后，其一直处于同努斯拉阵线及伊斯兰国的冲突中。值得一提的是，南方阵线的网站是外界观察叙利亚乃至中东形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新叙利亚军（NSA）。新叙利亚军由真理与发展阵线改组而来，其组成人员主要是德哈利派萨拉菲主义者，其同约旦、苏丹及沙特等国关系密切。该势力一度占领叙利亚、伊拉克、约旦边境的若干关口。

接下来介绍库尔德人。

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叙利亚北部曾经长期活动，遭到叙利亚政府镇压后转入地下并组建了民主联盟党（PYD），后又建立称为人民保卫军（YPG）的游击队。2012 年，PYD 带领 YPG 在库尔德地区发动暴动，建立库尔德自治区。库尔德自治区在 2015 年建立了叙利亚民主军（SDF）和叙利亚民主委员会。叙利亚民主委员会在 2016 年颁布了联邦宪法，自此，北叙利亚 - 罗贾瓦联邦成为叙利亚境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

由于其以库尔德人为主的构成，YPG 同时与政府军、反对派以及 IS 作战，但主要还是同 IS 作战。北叙利亚联邦目前控制哈塞克省、拉卡省大部分地区、代尔祖尔部分地区、阿勒颇省东北部，总兵力约八万人。

（四）叙利亚和平进程

叙利亚内战自爆发以来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并没有放弃调停战争的努

力。现在我们简要回顾叙利亚和平进程。在 2011 年，中俄两次通过反对票阻止安理会旨在推翻叙利亚政府的决议草案。2012 年初，俄罗斯在莫斯科的非正式会议上建议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展开对话，但遭到反对派的拒绝。2012 年 2 月，在中俄又一次否决安理会决议后，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起了国际联络组。2012 年 3 月，安南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并认为其中包含的停火计划在 4 月得到了实施，然而事实表明叙利亚各方并未按此计划执行。2012 年 6 月末，叙利亚问题第一日内瓦会议召开，但会议并未达成任何协议。在 2013 年，俄罗斯继续尝试组织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的对话，同时也与美国就此展开了对话，双方最终决定召开第二日内瓦会议。2014 年，关于叙利亚问题的第二日内瓦会议召开，确定坚持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方向。到 2015 年 7 月，叙利亚反对派与政府军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履行停火协议，叙利亚和平进程全面进入政治解决阶段。2015 年 10 月，二十国维也纳会议确定由联合国主导叙利亚政府及反对派的政治会谈。12 月，利雅得反对派大会召开，叙利亚反对派发布声明决定了谈判的指导原则。安理会通过 2254 (2015) 号决议，制订了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时间表。

进入 2017 年，阿斯塔纳和谈成为叙利亚和平进程的主线。阿斯塔纳和谈由俄罗斯、土耳其及伊朗三国召集，希望在叙利亚实现永久停火。2017 年 1 月到 3 月，阿斯塔纳和谈共举行三轮，确定了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共识：尊重叙利亚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避免武力解决问题，决定建立停火联合监督机制。其中第三轮和谈因反对派拒绝出席等原因未取得实质性进展。5 月 3 日举行了第四轮和谈，俄罗斯、土耳其及伊朗签署了建立“冲突降级区”的备忘录，有部分反对派尚未接受这一主张。

（五）叙利亚境内恐怖主义问题

叙利亚的主要问题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作为内部矛盾而存在的叙利亚内战，另一方面则是完全可以认为来自外部的恐怖主义威胁。恐怖主义事实上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信奉该种意识形态的人便是恐怖分子，他们通过实施能够在其他群体中引起恐慌的恐怖行为来造成群体性的恐慌，进而实现其政治上的特殊目的。在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有效存在的有效国家中，恐怖行为通常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而在中东特别是像叙利亚这样的失败国家中，恐怖分子则呈现出组织化的特点，甚至拥有自己的国家机器与军队。恐怖主义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也是叙利亚面临的问题。这里介绍恐怖主义在叙利亚的主要存在形式，即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IS）。IS 是近些年来出镜率最高的恐怖组织。IS 的前身是迁徙与圣战组织，在 2003 年以前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名义获得，随后在 2006 年宣布建立“伊拉克伊斯兰国”。在 2011 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IS 发展迅速，开始走向“建国”的道路，最终在 2014 年同基地组织断绝关系并宣布建国。IS 曾制造了《查理周刊》袭击事件，本身控制叙利亚与伊拉克相当一部分地区（可参考前文的地图）。2016 年 10 月起，伊拉克政府发动战役，试图收复摩苏尔。

沙姆解放组织（HTS）。HTS 由努斯拉阵线吸收其他主战派教权反对派组织改组形成，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目前仍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曾遭到美国轰炸，但本身战斗力尚可，且擅长联盟。HTS 的前身主要是努斯拉阵线，努斯拉阵线组建了教权反对派联盟，但联盟内部发生了分化，沙姆自由人伊斯兰运动脱离联盟，后又在 2017 年 1 月同联盟

在伊德利卜爆发内战。在此背景下，努斯拉阵线同联盟一道改组，成为沙姆解放组织。当前，HTS 控制伊德利卜省中部的伊德利卜市、南部的迈阿赖阿努曼市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领土，且控制伊德利卜西北部同土耳其交界的地区、西部吉斯舒古尔地区，并控制哈马省北部及阿勒颇省西部。其作战目的主要是统一教权派组织，使自身作为教权派在叙利亚的唯一代表存在，从而在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避免被认定为恐怖组织，进而加入叙利亚政治进程。

六、也门问题

(一) 也门概况



27

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北与沙特阿拉伯接壤，南方为阿拉伯海、亚丁湾，东临阿曼，与索马里、吉布提、厄立特里亚隔海相望，是阿拉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门有人口 2758 万（2016），其中绝大多数为阿拉伯人，伊斯兰教为国教，什叶派和逊尼派各占一半。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中也门先后被葡萄牙、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殖民，在被英国殖民时也门分裂成为南北也门。1962 年 9 月，“自由军官”组织在萨拉勒的带领下推翻了也门北部的巴德尔王朝，北也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成立。1967 年英国被迫承认南也门独立，成立也门人民共和国，1970 年改称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²⁸。1990 年 5 月，南北也门宣布统一，但统一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和平。在长期的分治之后，南北之间就资源、权力、政治形态等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争议，统一之后矛盾不断激化，1994 年 5 月也门内战爆发，同年 5 月，北方通过武力获得战争的胜利。

虽然也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但是也门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其始终是中东地区被各国关注的重要国家之一。也门西南部的曼德海峡是连通印度洋与地中海的国际重要通航海峡，是连通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交通要道。同时也门在红海到阿拉伯海的航道上掌控着两百余个岛屿，亚丁湾也是整个印度洋地区的重要战略枢纽。

(二) 事件经过及分析

2010 年末，“阿拉伯之春”在西亚北非地区爆发，中东地区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局势动荡。突尼斯和埃及先后被迫发生了政权更迭，多数阿拉伯国家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也门也不例外。也门此时的总统萨利赫的政治生涯与阿里和穆巴拉克十分相似，也门的反对派深受“阿拉伯之春”的启发，也开始了对“民主”的追逐。2011 年 1 月 27 日，也门的十余座主要城市爆发了反政府游行，对萨利赫政权的政策导致的高物价、高失业率等社会问题以及政府官员的腐败进行抗议。与此同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首相卡

27 图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

28 人民网：1990 年 5 月 22 日南北也门统一：<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522/1684.html>

html

梅伦都公开要求也门政府接受民众的“合理诉求”。在巨大的压力下萨利赫宣布在 2013 年任期结束后将不会再参与选举，但这一立场并没有得到反对派的支持。3 月 8 日，也门政府军出现分裂，海合会六国以此为由进行斡旋，希望萨利赫交出权力。4 月 23 日萨利赫同意交出权力但并未履行承诺。6 月反对派炮击总统府，萨利赫受伤，进入沙特进行治疗。11 月，萨利赫被迫交出权力。2014 年，反对派对哈迪政府仍然不满，胡塞武装占领萨那进行改革。2015 年 3 月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联军开始执行“果断风暴”军事行动，指责胡塞武装对这一地区的安全稳定产生威胁，并声称胡塞武装有重武器以及导弹，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空袭。中东地区常见的教派问题在也门这一战略要地也无法避免，什叶派国家伊朗显然不希望沙特可以在也门“独掌大权”。也门地区军事行动不断，外部势力在其中影响颇深。此外基地组织等恐怖势力也在战乱中占据了也门的部分地区，目前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仍未有明显胜负之分，战乱仍在持续之中。

也门战乱归其根本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也门虽然地处中东但是并不是产油国，国内经济持续低迷，产业结构问题严重，国内的经济状况使得国民财富极低，政府资源也十分有限，并不能保证民生。然而与之相对的是政府对民众的承诺，萨利赫多次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改革计划，并且对民众承诺改变经济现状，但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下经济困境愈发严重，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积压严重，这为政府的反对派提供了很强的民众基础。

其次也门具有很多爆发革命的国家共有的社会问题，极高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2010 年也门的通膨率高达 16%，失业率达 35%，比阿拉伯世界 14% 的平均失业率高出 1.5 倍²⁹。与此同时政府却被不断爆出腐败丑闻，根据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调查，也门的腐败指数一直位列倒数，欧美国家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更是通过各种消息渠道爆料也门官员的贪腐行为。与之相对的是也门过半的民众生活在联合国的贫困线以下，革命符合绝大多数民众解决社会问题的诉求。

在“阿拉伯之春”中西方国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美国的中东政策中一直存在着对中东地区的文化输出，这种输出将“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强加到中东地区民众的意志中，在网络媒体等各种渠道都有西方国家价值传递的影子，这显然对中东地区民众的选择产生了影响。而当“街头革命”爆发之时，西方国家第一时间表示支持，不论是对阿里、穆巴拉克还是对萨利赫，西方国家都直接予以压力要求他们下台进行“民主选举”，同时媒体也对民主进程添油加醋，推动事态发展。

最后，也门长期的南北分离以及宗教的教派纷争和以宗教教派为基础的部落争斗都使得也门的政治动乱更为复杂。萨利赫执政时期，哈希德部落联盟是萨利赫最为有利的支持者，但是随后由于这一联盟的核心家族艾哈迈尔家族的变故使得联盟与政府之间产生裂痕。此外，正如前文中所说，也门的人口中逊尼派与什叶派各占一半，但逊尼派穆斯林多居住在南也门，而社会资源与权力主要集中在居住在北也门的什叶派穆斯林手中，在这次动荡中，南也门的逊尼派也希望能改变这一现状，因此教派冲突使得国内有再次分裂的趋势。

（三）哈迪政权、萨利赫与胡塞武装

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也门共和国前总统，在北也门曾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在南北也门统一后成为也门共和国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萨利赫在 1994 年内战结束之后通

²⁹ 蒋传璜：《中东剧变对变革中阿拉伯国家经济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 11 月，第 6 期，第 34 页

过推行统一宪法修正案废除了总统委员会，再加之政府本身对于政党活动的限制，也门是典型的一党独大国家，萨利赫任主席的全国人民大会党独掌大权，在 1994 年之后萨利赫先后在 1999 年和 2006 年当选总统，他是也门统一之后近二十年的唯一掌权者。2011 年 11 月，在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萨利赫交出实际权力，以副总统哈迪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接管国家，至此他对也门长达三十余年的独裁统治走到了尽头。但是萨利赫仍然在也门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有消息称萨利赫辞职后和胡塞武装达成同盟对抗哈迪政权。

与政府军对抗的胡塞武装历史则更为悠久，胡塞武装源于什叶派——栽德教派的胡塞家族，由栽德教派的领袖侯赛因·胡塞创办，原名“青年信仰者”。在“青年信仰者”创建之初，同为栽德教派信徒的萨利赫总统为了对抗逊尼派对这一组织进行了大力的支持，组织势力日渐强大。然而此后胡塞的观点却越来越激进，这与萨利赫的政见相左，萨利赫政府与胡塞武装开始产生矛盾。时间来到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胡塞认为萨利赫已经成为美国的代理人，双方矛盾一触即发。2004 年，侯赛因·胡塞发动叛乱，在随后的一场冲突中侯赛因·胡塞被政府军打死，“青年信仰者”组织改名为“胡塞人”，胡塞武装的继任领导者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相对较为温和，2007 年胡塞武装同政府军签署停火协议，但是双方并未履行协议内容。2009 年 11 月 6 日，沙特政府以胡塞叛乱武装进入沙特境内造成沙特士兵死亡为由开始介入也门战乱。2011 年，萨利赫辞职后胡塞武装与萨利赫的支持者联系紧密。2014 年 8 月，胡塞武装在首都萨那郊区集结，9 月，胡塞武装袭击并控制了萨那。2015 年 2 月，胡塞武装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和全国过渡委员会，正式取代总统统治国家。2017 年 11 月，胡塞武装与亲萨利赫的部队在萨那发生冲突，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在萨利赫执政时期担任也门副总统，在 2011 年萨利赫交出权力后在 2012 年大选，作为唯一一个候选人成功当选也门总统，开始执政，但是这次大选之后并没有达成想象中恢复稳定的效果，哈迪的政策并没有赢得民众的支持，2014 年哈迪推行“能源改革”，也门政府停止了燃油补贴政策，导致汽油柴油的价格大幅上升，人民对此十分不满。以此为契机，胡塞武装占领了首都。2015 年 1 月下旬，胡塞武装攻入总统府，总统哈迪和总理巴哈被胡塞武装实际控制。2015 年 2 月 21 日，哈迪逃出萨那并在也门的第二大城市亚丁宣布不承认胡塞武装的政变行为，将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以哈迪为统领的政府军和总统卫队开始与胡塞武装继续战斗。2015 年 3 月，由于胡塞武装以及国家安全部队即将攻入亚丁市区，哈迪前往沙特进行政治避难，同时也门政府开始呼吁阿拉伯国家对也门进行必要的紧急军事干预

（四）人道主义援助

根据联合国的调查，从两年前的也门内战激化至今（2017 年 5 月），已有近 7500 人丧生，超过四万人受伤，两万多人流离失所，逾一千万人需要立即援助以挽救性命，包括超过两万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³⁰ 此外也门在 2017 年还面临着饥荒的危险，有超过 65% 的也门家庭粮食无保障。与此同时，也门还在接受着数量巨大的难民和移民。为了缓解也门爆发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已经开始向全球集资，对也门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此外，在 2017 年 4 月，也门爆发了大规模的霍乱疫情，截至五月已经有超过 10 万感染者，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不断

³⁰ 中新网：《联合国呼吁各方今年筹集 21 亿美元援助也门民众》，<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2-09/8144961.shtml>，2017 年 2 月 9 日

上升³¹。

但是人道主义援助仍然面临许多问题，虽然联合国在 4 月举行了筹资大会，但是筹集到的资金远不足需要的 21 亿美元³²，资金上的短缺使得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行动效果十分有限。

面对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也门战乱的参与者们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虽然联合国已经不断努力但是由于沙特盟军对也门的封锁以及也门大量海陆空港已经在战乱中损毁或停止工作，事实上人道主义援助的空间和通道十分有限，人道主义物资很难第一时间送到需要援助的民众手中。

最后，由于也门地区伊朗与沙特两派的对峙，周边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更是难以执行。伊朗的人道主义援助由于沙特的反对被沙特禁止进入也门，周边国家的援助也都受到沙特伊朗这两个地区大国的影响难以实现。

31 世界卫生组织：《也门的疑似霍乱病例数达到 10 万例》，<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releases/2017/suspected-cholera-yemen/zh/>，2017 年 6 月 8 日

32 联合国：《奥布莱恩访问也门：人道局势恶化 需要 21 亿美元资金提供援助》，<https://news.un.org/zh/story/2017/03/271652>，2017 年 3 月 1 日

七、沙特——卡塔尔断交问题

（一）事件发展

2017年5月23日晚，天空新闻台阿拉伯语频道和阿拉比亚电视台分别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卡塔尔埃米尔发表声明”的新闻报道。这份新闻报道中透露出卡塔尔埃米尔明确表态支持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并谈及卡塔尔和美国特朗普政府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新闻一经发布便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不仅因为其有悖于两天前卡塔尔埃米尔和特朗普在利比亚进行的双边会晤中展现出的友好氛围，更是打破了卡塔尔在也门叙利亚问题上和伊朗针锋相对的一贯形象。

在几小时之内，卡塔尔官方发布了一则有关该事件的调查报告。该份报告中指出，卡塔尔通讯网站曾遭受到来源不明的网络袭击，使得该网站的管理者无法控制该网站上任何信息的发布。而所谓来自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的声明也是子虚乌有，和他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并非官方的正规消息。但对于卡塔尔官方对于之前信息的解释，阿拉比亚电视台和天空新闻台阿拉伯语频道的态度却表现得十分坚决。不仅不相信拉塔官方给出的解释，甚至对此没有进行报道和说明。这使得卡塔尔很快便陷入了难以挣脱的舆论攻势之中：不论是报纸还是官方/半官方电视台，只要是来自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媒体都竭尽全力对卡塔尔展开全面的舆论攻击。

当天晚上，卡塔尔宣布称其再一次遭到黑客袭击，这一次的目标是卡塔尔外交部的官方网站。黑客在成功获取对官方网站的控制权后，企图通过伪造卡塔尔决定和沙特等国彻底决裂的新闻来破坏海湾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团结。对于卡塔尔的官方解释，所有媒体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它。

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尽管卡塔尔官方一再否认众多媒体对它的指控，并极力澄清一切都是外部势力入侵所导致的，但对于卡塔尔的舆论攻势却仍在继续，并且似乎还会继续扩大。

虽然这一系列的舆论施压后卡塔尔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局面，但缺乏证据的指控还是没能对其造成足够的实质性的伤害，卡塔尔也并没有向舆论攻势背后的实力屈服。至此，舆论攻击的发起者们似乎意识到如果不让官方介入他们的目标将很难实现，于是事态得以进一步升级。

在2017年6月5日凌晨，沙、阿、埃、巴四国同时宣布和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在紧接着的几小时内，各国不仅仅和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而且开始有计划地实施对卡塔尔的全面封锁：其中，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三国对卡塔尔实施了禁飞，关闭了与卡塔尔之间的海陆边境，并强制要求其境内卡塔尔公民离境，同时还要求本国公民尽快离开卡塔尔。³³

之后沙特又通过外交施压迫使包括马尔代夫、毛里求斯以及位于利雅得的也门在内的多国政府也参与到针对卡塔尔的行动中来。也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于是在6月7日，以上的国家也宣布和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而在紧接着的6月8日，约旦政府也做出了行动。约旦官方不仅宣布调低其与卡塔尔之间的外交等级，还禁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安曼继续运营。

³³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 The Gulf: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and major repercussions, 2017.6.23

（二）产生背景

不论是一开始的舆论攻击还是后来的政治手段，在一系列针对卡塔尔的行动中，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被认为是最核心的角色。而卡塔尔和两国之间旷日持久的矛盾导致了此次事件的发生。

卡塔尔和阿联酋之间的政治冲突自从 2011 年的阿拉伯革命以来就一直存在。它既体现在两国就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主义倾向所持的立场不同，又体现在两国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所持有的相反立场，例如“反对埃及总统穆尔西的军事政变”、“试图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控制”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具体问题截然不同的立场使得阿联酋和卡塔尔之间的冲突变得愈发凸显和尖锐。

而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和卡阿之间的冲突又有所不同。尽管两国关系也曾在 2014 年由于对埃及军事政变的不同立场走入了低谷，但不论是叙利亚问题中在支持叙利亚革命和反对伊朗上一致的态度还是也门问题中共同打击胡塞武装，都足以证明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两国之间的冲突并没有那么尖锐。沙特之所以会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得极为主动很可能是因为其收到了阿联酋的唆使，通过完全控制卡塔尔来彰显自己的实力并震慑其他那些特立独行、不愿受到沙特阿拉伯控制的海湾国家，例如科威特和阿曼。

（三）对周边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影响

此次危机不仅撼动了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朗表示愿意通过供给食品类商品来减缓卡塔尔因边境被封锁而受到的影响，并借此来表达伊朗对卡塔尔的同情和支持。

土耳其也表达了自己对卡塔尔的同情，它积极游说参与舆论攻势的各国，企图缓和它们和卡塔尔之间的矛盾，试图将危机平安解决。埃尔多安总统曾经于 6 月 3 日派遣特使分别前往多哈和利雅得进行游说。但之后事态急剧恶化，演变成多国对卡塔尔的全面封锁，这使得土耳其总统对这种行径表示强烈谴责。

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面对此次危机都呼吁双方冷静，不要让事态进一步恶化和升级，和平解决危机。多数国家都发现他们很难采取明确的立场来支持其中的一方。而出于对自身安全和政治独立性的考虑，科威特和阿曼都要对危机进行调停，否则他们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卡塔尔。

在国际方面，中国和俄罗斯都保持了中立，呼吁双方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就显得十分摇摆不定。在断交刚开始时，来自美国官方的消息似乎都在暗示美国对于卡塔尔的态度和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为这一系列风波发生改变。然而就在第二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却又发表声明说：他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最大的成果就是联合国对卡塔尔进行抵制。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实施封锁的海湾国家在事前确实和美国就该问题进行了探讨，但绝对没有表明接下来行动的细节，导致面对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改变美国政府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但是美国也清晰地意识到为了维护美国本身的政治利益，需要构造一个和平稳定的海湾地区，而不是这样动荡而对立的海湾地区。因此在特朗普发表言论之后，美国又通过一系列官方渠道来弥补和强调自己与卡塔尔之间的关系。尽管美国为了缓和局势做出了一定努力，但不容乐观的是，由于这些国家之间积怨已久，美国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并未取得一个十分有效的结果。蒂勒森的穿梭外交带来的仅仅是和谈的意愿，距离真正的和平还相去甚远。

参考阅读

1.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新世界出版社
2. 【英】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中信出版集团
3. 【英】亚当·罗伯茨：《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的联合国》，中央编译出版社
4. 蒋传瑛：《中东剧变对变革中阿拉伯国家经济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
5. 王琼：《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及其影响探析》，《阿拉伯世界研究》
6. 刘中民，任华：《也门极端组织的演变、成因及其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
7. 王泰：《阿拉伯剧变后中东的政治发展：困境与反思》，《阿拉伯世界研究》
8. 张燕军：《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阿拉伯世界研究》
9. 马丽蓉：《巴以和解政策困境中的耶路撒冷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
10. 朱应鹿：《对巴以冲突及其前景的几点思考》，《西亚非洲》
11. 王艺儒，刘霞：《伊朗库尔德政党及其政治前景》，《国际研究参考》
12. 柳莉：《叙利亚危机与中东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
13. 陈天社：《巴勒斯坦民族认同与国家构建探析》
14. 陈天社：《伊朗与哈马斯关系探析》
15. 陈天社：《西方国家与哈马斯关系探析》
16. 陈天社：《巴勒斯坦民族认同与国家构建探析》
17. 景晨：《海湾国家在作者中东巨变中的作用和影响》
18. 付宇杰：《“阿拉伯之春”以来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发展研究》，西北大学
19. 赵晓龙：《当代阿拉伯民族认同研究》，西北大学
20. 王楠：《奥斯陆协议以来的巴以和平进程研究（1993～2005）》，西北大学
21. 李福泉：《从边缘到中心——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西北大学
22. 王国红：《论影响中东稳定的民族、宗教和利益因素》，华中师范大学